

印象太原

我家住在尖草坪

李宝明

集山之壮美,聚水之灵秀的尖草坪区,是我学习和生活了近40年的地方。

尖草坪地处太原盆地北缘,三面环山,一水中分,北边和东北部与三晋首邑阳曲县接壤,西北角隔汾河与古交市相望,东南面与杏花岭区相连,西南部与万柏林区相融。

头枕绵绵青山,脚踏悠悠碧水,尖草坪静谧安详地偎依在锦绣太原城北这片钟灵毓秀的世外桃源里。山拥着水,水抱着山,说她是北方山地吧,这里的村落民居、工厂、学校大多簇拥在波光潋滟的汾河湾里。森林公园、金桥公园、南寨公园、小东流公园等城市绿肺因地而建,姹紫嫣红。最令人艳羡的是全省最大的湿地公园——汾河四期顺流而下,水中倒影成画,陆渚鸥鹭翔集,两岸绿树环绕,四季翠微常青。这里绵延起伏的山地丘陵围束了平川田畴伸延到天水交融的苍茫天边,形成了黄土高原上“高峡出平湖”的奇观——汾河二库,雾乳烟波交织融汇,水天一色,缥缥缈缈,朦朦胧胧,巍巍的青山、古老的村落、林立的工厂、现代的都市,都融入到山光水色中,忽隐忽现,如梦如幻。

如果你对神话传说有兴趣,那你可到赵家山和窦大夫祠去辨别一下女娲脚印和二郎神手印的真伪,去烈石口品读台骀治汾、大禹治水、窦鸣犊开渠的故事;如果你对历史遗迹有雅兴,那你可以去汾河东岸或西岸的土堂、光社和阳曲的台地溜达一番,兴许会有幸捡拾到几件新、旧石器时期和商代太原地区最早先民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使用过的石器、陶器、骨器或青铜器;你还可以去追寻汉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和隋炀帝等十数位帝王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龙兴之地”,欣赏一下宋徽宗瘦金书和傅山先生石刻以及郭沫若先生的真迹;当然,你还可以去北山头探寻一番薄太后与“文景之治”的玄机,去皇后园、黄花园了解“村姑救刘秀”的故事,去陈家窑找寻《西游记》中唐僧舅舅家的山川风光,去杨家村、呼延村、柴村、芮城村、三给村、镇城村和天门关等地探究一番这些地名、村名与杨家将精忠报国、保境安民的渊源。

这里不仅有元好问赞誉的“水上西山如挂屏,郁郁苍苍三十里”的“西山叠翠”;有李频感慨的“泉分石洞千条碧,人在冰壶六月寒”的“烈石寒泉”;有傅山留恋的“秋诗题不尽,霜叶可山红”的“崛嵴红叶”,还有苏惟霖感叹的“天门关里锦屏分,峭壁参天乱斗文。怪石斜飞全欲坠,野花倒挂暗来熏”;更有傅青主先生面对不知其数的“土堂怪柏”而发出的赞叹“历历崖巓,殊不怪焉”……尖草坪,就是这样一处静穆岑寂,蕴积着深邃历史内涵的风水宝地。



图片来源:百度网



晋祠秋色

张红旗 摄

独步古今

飞向九霄答天问

乔忠延

欲,有思慕,有猜疑,有欢悦,有悲痛,有哀思……想象优美丰富,画面五彩缤纷,语言精美隽永,节奏活泼流畅,浪漫洒脱而又飘逸。尤其是《天问》,屈原用丰厚的学术造诣,瑰丽的艺术想象,脱俗的超拔笔致,率意挥洒,问天,问地,问那混沌不清的世间大事。听听他那惊诧人寰的《天问》吧: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曹暗,谁能极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限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屈原在仰天发问:天地尚未成形,如何得以产生?昼夜不分一团混沌,谁能探究根本?……九天边际在哪儿,铺展到远方如何连接?相交处弯曲和隅角无数,谁知能有多少?天与地在何处交会?十二时辰如何划分?日月如何悬挂在天?群星如何这样排列……

《天问》何尝不是问天,一声声叩问,一个个难题,哪声是柴米油盐,哪个是生老病死?没有,开篇即直抵宇宙本源。即使接下去一连串的问题,都是在追溯乾坤改变、沧桑变易的大道。仅就开篇这连续设问,我觉得就有必要重新认识屈原。世人把他视为爱国的政治家,浪漫的诗人,没有错,却不见得完整理解了他。他应该是一位最早思考天地自然、宇宙万物,从

何处而来,向何处而去的哲学家。当然,若是换位考虑,用现在如此精细的学科分支来看,最早提出了天体研究命题的应是屈原。若不是楚国倾覆的磨难摧折他绝命汨罗江,或许会续写出《天答》,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为此,我常常有愧对先贤的感觉,先祖提出的问题,后世子孙早应接力探究,给出答案。莫说答案,历朝历代绝少提倡答卷,这未必不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所在。由此想起,我曾在1997年8月20日《光明日报》“文荟”副刊,看到一篇随笔《“火星之恋”的文化启示》。作者田毅鹏将我的视线导入太空,看到那年的7月4日,美国科学家研制发射的“探路者号”探测器已经捷足先登,飞抵火星。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很快,面貌不断变化。但是,落下的步子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赶上的呀,缘此我曾惴惴不安。

俱往矣,如今敲击此文,我处在亢奋之中。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天问一号”顺利降落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我国探测行星的第一步从火星起始,带着屈原的天问,带着民族的希冀,飞向揭秘天象,揭秘宇宙行星的新高度!

连载

光滑瓷实,拿起一块石头砸一下,只能出现一个浅浅的白点儿。

1997年,我二十来岁的时候,一个人搭车去大同的云冈石窟,没有钱买门票,孤身绕到石窟景区后山,爬上了这段依然高达两丈许的古老城墙。本来以为是黄土嘛,可以随处掏坑爬上去,不想快到城头时失去了可以攀爬的角度,用手指去掏坑,却只划出了几道白线,看看脚下已经有两层楼的高度,却进退不得,绝望感袭上心头,对黄土可以变为青石有了深刻的印象。但目前除了汉长安城的遗址,千年的土城墙似乎不易见到了,所以王小波后来又接着说:

李靖、红拂、虬髯公住在城里时,城墙还呈豆青色。这说明城还年轻。可惜不等那城墙变成古铜色,它就倒了,城里的人也荡然无存。所以很难

搞清城墙会不会变成黑色,也搞不清它会不会永远不倒。

王朝更迭,兴废勃然。即使城墙真的不倒,统治者的都城也不会拘于一地,所以汉长安城虽然历经十三朝,最终还是被废弃,如果没有汉长安城的废弃,就没有唐长安城的建立;如果不是隋之后再没有王朝在汉长安城建都,我们今天就无法看到保存如此完整的汉长安城宫阙遗址原貌。

两个长安

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是两回事:唐长安城就是现在的西安,而汉长安城遗址却在西安市区西北方的未央区,这里就是秦都咸阳旧址。也就是说,刘邦当年平秦灭楚称帝之后,就在秦都咸阳的附近修建了都城长安。而长安城的命名却也不是刘邦的独创。

这里边说来话长。早在公元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



26

李骏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阳后,建立郡县制行政,就曾在此地设立过长安乡。后来秦始皇的弟弟成蟜被封为长安君。西汉王朝建立后,高祖刘邦把秦都咸阳改为长安,作为都城,应该是他亲眼看到秦帝国的短暂辉煌,希望自己的江山能够万年永固,而“长安”

暗合了他的心意,后来他改秦兴乐宫为长乐宫,又在长乐宫之西的秦章台宫旧址建未央宫,“长乐”“未央”也都是取“无穷无尽”的寓意。《诗经》之《小雅·庭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屈原《离骚》也有“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之句,都是这个意思。在汉长安城出土的瓦当和方砖上,均有“长乐未央”的篆书刻字,瓦当上是阳文,方砖上是阴文,这是考虑到了摩擦损坏——瓦当在头上,方砖在脚下。

有汉一代,“长乐未央”成为长安城的主题,它对我们这个民族气质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西汉却并不是故步自封贪图享乐的朝廷,用“和亲”的委曲求全政策度过政权初建时经济、军事的薄弱时期后,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国力逐渐恢复,开始向控制西域诸国

的匈奴发起军事和外交的双重打击。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为联合大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朝廷招募使者出使西域诸国,郎官张骞应募持节率众出使。郎官就是皇帝的侍从,平时看守门户伺候车马出行,程时可能被委以重任。张骞意志坚定,被俘不屈,历尽千难万险不辱使命,19年后又以中郎将的身份再次出使西域,两次出使不但完成联合大月氏和乌孙国以“断匈奴右臂”的任务,行程还到达今阿富汗等地,其副手的行程则到达更为遥远的中亚甚至西亚地区,开创了古“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将沿线的中华文明、南亚的印度文明、西亚的波斯文明和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明连接在一起,实现了东西文化的大交流,为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随笔